战地记者讲故事

深海守护者

■魏路航

插图：唐建平

海滨，秋高气爽。我乘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两侧山坡依旧林木葱茏。车辆蜿蜒穿过层层山峦，驶过海湾，驶入乡间小道，终于来到海军某潜艇支队的驻地。

营区内房屋错落有致，大多朝向大海。远处海面上有几艘舰船正在作业。正值退潮的时间，海水退去后，大片滩涂裸露了出来。

我随官兵走向海边。远远望去，一艘乌黑的潜艇静静地浮在海面上，只露出半个艇身。第一次登上潜艇，我一边扶着栏杆，一边小心翼翼地穿过狭窄的舰桥，走到升降口旁边。同行的艇员掀起厚重的升降口盖，灵活地钻入潜艇中。

我跟着艇员的脚步穿行在各个舱室间，仔细打量着四周。在这里，密密麻麻的管道线路交织，舱室内空间狭窄，一不留神，头便会碰到舱顶。

潜艇各个舱室功能不同，温度也有高低变化。“在不同的舱室，你能体验到春夏秋冬四季变化。”艇员开玩笑地说。

柴油机舱是艇员口中的“夏天”，这里是潜艇中温度最高的舱室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一级上士洪俊领。

2011年入伍的洪俊领，跟潜艇打了10多年交道，谈起工作他眼睛炯炯有神。交谈中我得知，在维护潜艇动力系统时，技师需要钻进机械部件之间，因空间狭窄，很多时候必须趴着才能操作。“磕碰很正常，工作时经常入了神，当时感觉不到疼，事后看到瘀青才反应过来。”洪俊领笑着说。

由于舱室内空气流通不畅，不一会儿，大家便满脸汗水，呼吸粗重。“舱室里最难受的就是高温，一出海更是热如蒸笼。”洪俊领说。每次出海，柴油机运行时，舱内的温度经常在50摄氏度以上。

对于高温、高湿、高噪声的环境和狭窄的战位，洪俊领早就习以为常。他深知，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下练就过硬的本领，才能应对出海时可能遇到的种种险情。

有一年夏天，艇员队接到紧急任务，潜艇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准备，解缆出征，赴某海域执行任务。

任务开始后的一个夜晚，潜艇在某海域进行充电，位于柴油机舱的洪俊领突然发现异常，潜艇的一侧柴油机毫无征兆地停止了运转。潜艇充电的时间十分有限，如果不能及时排除故障，将严重影响后续任务的执行。

情况万分紧急，他的心也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柴油机虽然停止了运转，但温度仍然非常高，周围的部件都热得发烫。来不及等温度完全降下来，洪俊领迅速挤进狭缝间。

“是燃油箱内混入了空气，导致柴油机停转。”得益于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精准的判断，洪俊领很快排除了故障，柴油机恢复运转。

彼时海面上波涛汹涌，艇员还没来得及缓口气，紧接着又遭遇新的险情。舵信战位突然报告，潜艇深度无法保持。三级军士长周涛接到指令后，和战友们迅疾完成排水等操作，潜艇深度得到控制，险情解除。如今回忆起那时的情形，周涛仍然心有余悸。

涡流、暗礁、水下断崖……漆黑的深海里，潜艇兵时刻面临着考验。

在潜艇会议室里有张桌子，艇员告诉我，这是会议桌、餐桌，也是手术台。桌子上方有几盏灯，其中一盏便是手术时用的无影灯。

“用这张桌子做过手术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目前还没有，但真有那一天的话，我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”年轻水兵语气坚定。

桌子旁边的墙上挂着艇徽，艇徽上“忠诚奉献坚韧，敢为敢当敢战”的艇训，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

结束采访后，当潜艇升降口掀开的那一刻，明亮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。海风拂过发梢，我们一个个钻出潜艇，站在甲板上，感受着大海的气息。水兵们整齐列队，上岸简单休整后，他们将潜入下一片深海。

魏路航

记者心语

用文字记录军营故事。

新时代 新征程 奋斗强军

星光闪耀戈壁滩

■晋蒙　王政杰

夜幕降临在空旷的戈壁滩上，原本狂野的风也渐渐平息，聒噪的虫鸣在巡逻哨兵的脚步声中戛然而止。陆军某部的官兵正严阵以待，准备在凌晨时分机动至炮阵地。维修技师在各装备之间穿梭忙碌，仔细叮嘱着官兵进行最后的检查。这场红蓝对抗演练已进入最关键的阶段，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精准无误。

一

清晨，寒意未消，伪装网在官兵默契的配合下迅速撤收完毕。

“1炮到”“2炮到”……随着炮长响亮的报告声在炮舱内回荡，各装备已经开始进行最后的测试。技师张建军看了看即将出发的火炮，匆匆登上了维修车。

部队机动到陌生地域训练，对装备性能的考验让他不敢松懈，一直在和时间赛跑，与恶劣环境对抗，保证装备处于良好状态。

“各单位注意，出发。”收到命令后，马达的轰鸣声随即响起。

“组织隐蔽。”连长下达命令后，行进的车队立即朝小路两侧散开。随着伪装网的快速搭设，巨龙般的车队隐蔽在了周边的灌木丛中……

“特情解除，按编队序列继续前进。”张建军撤收完后立刻回到了车上。他所在的维修车在车队的最后，时刻准备着处理突发情况。

车队的其他车辆渐渐驶远，一辆侦察车却迟迟没有发动。“建军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”电台里传来连长焦急的声音。

侦察车内，车长胡晓东急得满头大汗。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只见张建军拎着工具箱赶来了。

“蓄电池、线路都检查过了，显示正常，但车就是点不着火。”听过胡晓东的描述，张建军开始排除故障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车队越走越远，张建军不断告诫自己千万不要着急，越急越容易出错。冷静下来后，他想起了几个月前，在排除类似故障时，工厂师傅讲过的一种特殊情况。发动机供油需要执行器来保障，当执行器损坏时，车辆也无法发动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即动手打开执行器盖，检查是电路原因还是机械故障。经过排查维修，执行器恢复了正常。

“点火！”张建军大喊一声，胡晓东随即拧动钥匙，发动机发出有力的轰鸣声，装备的各项仪表数据都显示正常。张建军迅速下车，胡晓东冲着他挥了挥手表示感谢，便向车队的方向疾驰而去。

二

烈日炙烤着广袤的戈壁滩，射击阵地上的火炮扬起长长的炮管，蓄势待发。炮舱内的炮手们，屏息凝神，静静等待着射击命令。

“1炮完成射击准备。”

“放。”

听到连长的命令，1炮炮长洪振宇几乎同时下达了发射的指令。然而，炮舱内不合时宜的安静让他心急如焚。

“1炮出现故障。”洪振宇报告完毕后，立刻到炮手的位置尝试排除故障。与此同时，火炮技师常一飞正在赶来。

常一飞是营里资历最老的技师。因为长期在修理一线作业，他的双手布满了老茧。凭借着“善钻”“善学”的劲头，他练就了过硬的火炮修理本领。

待炮班撤离到安全地域后，常一飞迅速检查起来。炮舱内只有他一个人，安静得能听到汗水滴落的声音。常一飞仔细观察着炮弹周围，发现缝隙中藏有一些沙粒。发现问题之后，他松了一口气。这种故障排除需要巧劲，但是在药筒装好的情况下，动作要格外小心，以防触发底火造成炸膛。他小心翼翼地将沙粒清除，随后把手放在没回位的弹门上缓缓用力。“咔哒”一声脆响后，弹门顺利回弹，常一飞的脸上才有了一丝轻松。

故障排除后，炮班立即回到各自战位，完成射击准备。

“放！”随着口令响起，炮口随即喷出一股火焰，震撼人心的声音感染着在场的每一名炮兵。远处的常一飞看着出膛的火炮，内心充满了自豪。

三

晴朗的夜空中，群星闪烁，忙碌了一天的官兵已经进入梦乡，只有维修科闫晓晨的脚步声在寂静的戈壁滩上回响。他心中仍有遗憾，白天的火炮故障未能在射击开始前排除。虽然技师们技术精湛，但在这片陌生的地域，任何突发情况都要考虑到。逐个巡视着那些静默的火炮，这些钢铁巨兽安静地伫立在夜幕之下，仿佛在为明日的战斗积蓄力量。驻训期间的武器装备总体安全平稳，他知道其中付出的艰辛。

远处，一抹光亮吸引了闫晓晨的注意。他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技师赵广增，正趴在发动机一侧，借着手电筒照射的灯光，耐心地向新兵传授着维修技巧。赵广增详细地回顾着驻训期间解决的每一个故障、每一个细节。新兵一边专注地看着他的动作，一边仔细地聆听，偶尔提问。

闫晓晨站在一旁，心中充满了欣慰。他知道，这些新兵在老技师的指导下，将会成长为单位的中坚力量。不久前，单位曾选派优秀的老技师前往装备厂家学习，再将所学传授给新兵。这不仅提升了大家的维修技能，更激发了新老之间的帮带、学习热情，部队中逐渐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氛围。

戈壁风沙吹拂着，灯光在风中摇曳，仿佛在与繁星轻声对话。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，维修骨干们默默地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，他们的身影在戈壁星光下显得温暖而坚定。

层林尽染（油画）　张曼作

歌乐山抒怀

■侯俊昌

红色足迹

触摸历史，追溯精神血脉

我是怀着景仰和期待的心情走进歌乐山，走进峰峦叠嶂、苍松翠柏掩映中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的。

午后的阳光火辣辣地射向大地，在通往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山路上，游人如织，车辆如梭，人们似在寻找一段深藏心底的记忆。

低头沉思间，我的泪水涌出眼眶。那些跌宕起伏、荡气回肠的红岩故事，那些视死如归、大义凛然的红岩英烈，穿越时空，一一走来。歌乐山，这片浸润着革命先烈鲜血的土地，这片深深烙上共产党人红色信仰的土地，这片令人魂牵梦绕、心驰神往的土地，我驻足于此，与历史深情对视。

山风轻拂，树木轻吟，头顶是纯净悠远的天空，心中有隐隐的阵痛掠过。渣滓洞、白公馆，这两个当年国民党秘密关押、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监狱，无情地埋葬了多少先烈的青春热血？

来到这里的人们，神情是那样的庄严肃穆，脚步是那样的缓慢沉重，生怕稍不留神，惊扰了先烈的英灵。

无论是在渣滓洞，还是白公馆，川流不息的人群都是那样井然有序，人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先烈的敬重和爱戴。那一张张生动如昨、似曾相识的黑白照片，一件件陪伴他们度过狱中黑暗、给予心灵慰藉的遗物，一张张书写着他们理想信念的报纸、信件、诗抄，一幅幅展现着他们狱中斗争的故事图片，一件件令人望而生畏、不寒而栗的刑具……无不让人为之动容、为之悲愤。

恍惚间，江姐的声音由远而近传来：“竹签子是竹子做的，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……”我还听到了何敬平那首《把牢底坐穿》的诗歌：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/我们愿/愿把这牢底坐穿/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/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/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/今天，我们坐牢了/坐牢又有什么稀罕/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/我们愿/愿把这牢底坐穿！

泪眼之中，我隐隐看到了杨虎城、宋绮云等悲壮倒下的身影；看到了陈然、王朴等英勇赴死的壮举；看到了江姐、李青林等临危不惧、气贯长虹的傲然英姿；看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这些革命志士带着对迎接新中国、建设新中国的无限热情、无限憧憬以及无尽的遗憾，永远长眠在了这里……

红岩魂广场的石刻上有这样一段话：歌乐山，一座烈士鲜血凝固而成的山，一座人们汲取内在精神力量的山，一座时时在呐喊、呼啸的山！我相信，每一个来到歌乐山的人，都会在心中积聚起力量。

与歌乐山告别时，我看到渣滓洞停车场前一大群少先队员正在排队等着校车。他们胸前的红领巾如簇簇跳动的火苗，照亮了一张张稚嫩的脸庞。

在雨中冲锋

■尹　靖

精短小说

想象，为生活插上翅膀

新兵第一次来到这高原上的军营，老兵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我给你说呀，咱们这里没有四季，只有旱季和雨季。”老兵停顿了一下，加重了语气，“8个月雨季，4个月旱季。”

老兵口中的旱季并非一滴雨都不下。

这天，顶着炎炎烈日，一排和二排各占据半边篮球场，面对面训练。在“俯卧撑——准备！”的响亮口令声中，他们的动作行云流水。随着“1、2……19、20……”的数数声，汗水从战士的脸颊滴落地面，转瞬就被蒸发。

骄阳似火，大伙儿心里都在埋怨着太阳太过热情。

突然，西边天空有一片乌云飘了过来，很快遮蔽了一半天空，豆大的雨滴随之击打在二排战士的脊背上。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，二排战士淋着雨，一排战士还在晒太阳。新兵哭笑不得，从此，他才算领教了高原天气的变幻莫测。

高原旱季大多是艳阳高照的，然而只要去巡逻，他们就必然要和雨打一场“遭遇战”。

进入山区，迎风坡极易降雨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让人来不及防备。

巡逻经过的山顶生满了参天大树，树下堆积着落叶。即使阳光明媚，茂密的树冠也会将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。

新兵第一次来山顶，他迈开脚步向前走，紧接着就摔了一个大跟头。原来，那看似松软的落叶下面是经年累月形成的泥淖，足有一尺深。而泥淖下面又是光滑的青石。没经验的新兵一脚踩下去，立刻就滑倒了。

老兵告诉他，落脚要选择离大树根部近的地方，那里的石头都被树根挤走了。新兵小心翼翼地尝试，脚步稳健了许多。还没等他松口气，下山路的坡度逐渐变陡，天空又下起了雨，新兵们手脚并用向下爬。在休整的时候，大家看着彼此身上、脸上斑驳的泥污，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雨季的天更让人难以捉摸。有时训练前还是晴空万里，转眼间，太阳藏进乌云，雨就下了起来。新兵等待着穿雨衣的命令，然而老兵似乎不以为意。于是新兵随着老兵的节奏，投入“热火朝天”的雨中训练。

在雨中，新兵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战术动作比以往更加顺畅，也更加勇猛凌厉。他的心情是那样畅快，炽热的激情从胸中升起。

不知不觉，他感觉到皮肤上传来暖意，原来天已放晴了。

大雨过后，训练场中间的那条小河涨了水，训练场地也被淹没了。夜间实弹射击时，新兵静静地伏卧在泥水中，全神贯注地据枪瞄准。当射击的命令响起，弹道映照在水面上，仿佛划出这些战士的青春轨迹。

收操的时候，河岸边裹着暑气的夜风很快把衣服烘干了，留下一身清爽。

时光飞逝，新兵经历了风雨的洗礼，慢慢也成了一名老兵……

老兵回忆着很久以前的事，记忆清晰，仿佛昨日。这时，一个新兵跑过来问：“班长，下雨了，咱们还组织巡逻吗？”

老兵说：“如果天上下大雨，难道我们还不打仗了吗？”

新兵咧开嘴露出笑容，然后坚定地冲向雨中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十月的风

■任志成

我喜欢十月的风
那是一种激动人心的金色
田野里的庄稼发出成熟的脆响
我喜欢十月的风
那是一种振奋人心的火红
每一面旗帜都在奋力招展
我喜欢十月的风
那是一种砥砺人心的青翠
山林里长出金属一样质地的生命

高山上澎湃的松涛是风的交响
远处飘来的烟岚是风的身形
每一个秋天都收获渴望与深情
每一个秋天都诉说赤诚与热爱
此刻，我想做风
十月的风
在祖国山河间吹拂
十月的风
吹向崭新灿烂的明天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253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